



美国侵略者从越南滚出去

新华书店

百花文艺出版社

PDG

美国侵略者从越南滚出去

——文艺宣传材料——

百花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6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8 字数13,000

1965年5月第一版 1965年9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0,001—59,200

越南竹 (对口詞)

馬音白 改編

甲 我們有一个朋友，
乙 不久前回到越南，
甲 从河內，寄来了一节竹子，
乙 竹子上，渗透深深的情感。
甲 越南竹，
乙 朴素、坚硬，
甲 越南竹，
乙 挺拔，威严；
甲 越南竹，
乙 长滿越南的土地，
甲 越南竹，
乙 遍及越南的河山；
甲 越南竹，
乙 是亿万把鋒利的宝劍，
甲 越南竹，
乙 日日夜夜，
甲 朝朝暮暮，
乙 坚强、
甲 勇敢，
合 守卫着越南的尊严；

甲 越南竹，
乙 勇敢的反帝英雄，
甲 越南竹，
乙 坚强的革命好汉，
甲 是烈火、
乙 是雷电，
甲 如鋼、
乙 似铁，
甲 在时代的狂風暴雨之中，
乙 你永远挺立在
合 东南亚的前綫！
甲 我們有一个朋友，
乙 不久前回到越南，
甲 从河內，寄来了一节竹子，
乙 竹子上，渗透深深的情感。
甲 越南的天空，
乙 过去曾被黑云弥漫，
甲 多少年，

乙 多少年，
合 轰响着反抗的风雷闪电，
甲 就是那用竹子点起的革命火把，
乙 照亮了越南的锦绣河山。
甲 越南的大地，
乙 今天则是鼓声不断，
甲 多少伙伴，
乙 齐心奋战，
甲 竹林中的游击队员，
乙 用缴获的枪炮子弹，
甲 把反动派头顱射穿，
乙 让美伪军魂飞魄散；
甲 多少次，如天兵突然降临，
乙 捣毁了侵略者的据点；
甲 多少次，催竹筏踏破江河，
乙 为前方运送枪炮子弹。
甲 黄昏，
乙 把竹子削尖，
甲 一排排竹桩、
乙 一个个陷阱，
合 让美国强盗
甲 摔个半死、

乙 扎个稀烂！
甲 早晨，
乙 吹起了竹笛，
甲 站在河滨、
乙 登上高山，
甲 用竹笛，
乙 欢呼一个又一个重大的胜利，
甲 用竹笛，
乙 迎接一个又一个战斗的春天。
甲 敢于斗争，
乙 敢于应战，
甲 不畏强暴，
乙 不惧困难，
甲 我们发誓，
乙 一定要解放南越！
甲 我们发誓，
乙 坚决保卫越南北方！
甲 神圣国土，
乙 不许强盗践踏，
甲 美丽河山，
乙 不许强盗侵犯！
甲 敌人胆敢进犯，
合 让它有去无还！
甲 我们有一个朋友，

乙 不久前回到越南，
甲 从河内，寄来了一节竹子，
乙 竹子上，渗透深深的情感。
甲 它象征中越友谊，
乙 千秋万岁，
甲 耐得霜寒；
乙 它象征反帝信念，
甲 正义凛然，
乙 冲破云天。
甲 在南方，
乙 凯歌高唱，
甲 在北方，
乙 捷报频传；
甲 反扫荡、
乙 把敌歼、
甲 夺哨所、
乙 围据点，
甲 打落直升飞机、
乙 活捉美国飞行员。
甲 安老大捷、
乙 平也大捷、
甲 边和大捷、
乙 波来古大捷，
甲 一桩桩、
乙 一件件，

甲 节节胜利、
乙 步步向前，
甲 仿佛是，顶天立地的越南竹，
乙 冬夏常青、
甲 永远绚烂，
合 迎着春光挺身站！
甲 一串串
乙 鞭炮齐鸣，
甲 一阵陣
乙 鑼鼓声喧，
甲 一封封
乙 南方来信，
甲 渡紅河，
乙 跨长江，
甲 把中越人民的兄弟友情，
乙 汇聚成巨大的波瀾，
甲 在天地間发出迴响，
乙 使社会主义威力无边！
甲 这力量
乙 翻江倒海，
甲 这力量
乙 劈岭拔山！
甲 看！反帝大軍，
乙 骑着战馬、
甲 荷枪实彈，

乙 像暴風、
甲 如火箭，
乙 馳騁在炮火硝烟中，
甲 把美国侵略者的魔爪斬断！
乙 所謂“自由世界”，
甲 糟得很！
乙 如此“特种战争”，
甲 宣告破产！
乙 我們从来不把自己的安全
甲 建立在强盜不来侵略的善心上，
乙 我們知道他們就是那几手，
合 他們唯一的結果是滾出越南！
甲 千万棵越南竹，
乙 成为历史的見證者；
甲 千万棵越南竹，
乙 迎接着胜利的明天。
甲 竹林发出吼声，
乙 让强盜淹沒在林海；
甲 竹林傳來轰鸣，
乙 摧毁了魔鬼的宮殿！
甲 越南竹，
乙 越南竹，

甲 为人类放出了多少光輝，
乙 越南竹，
甲 越南竹，
乙 为革命曾做了多少貢獻；
甲 越南竹，
乙 越南竹，
甲 每当我们把它拿在手上，
乙 滾滾思潮、
甲 种种情感，
乙 离开家乡、
甲 离开祖国，
合 飞向英雄的越南！
甲 我們有一个朋友，
乙 不久前回到越南，
甲 从河內，寄来了一节竹子，
乙 竹子上
合 渗透着，最深最深的革命情感！

（据《北京文艺》1965年2月号所載李学鰲詩《河內寄来的竹子》改編）

炸 得 好! (鼓詞)

夏之冰

炸! 炸! 炸!

轰隆! 嘩啦!

各位請听:

这爆炸的声音震云霄,

直炸得美国强盗鬼哭狼嚎。

在南越一連发生六次大爆炸,

炸,

炸得那美国强盗惊魂丧胆日

夜发毛。

六四年五月那是第一次,

炸沉了美国万吨軍舰墜入河

底无法打捞。

第二次是六四年的十二月,

西貢市美国軍官大楼土崩瓦

解全报銷,

炸死了十六个美軍中校和少

校,

一百多美国軍官缺胳膊短腿

炸断腰。

第三次就在六五年的一月二

十九,

美国軍事顧問团总部黑烟冒

起八丈高,

有两名美国將軍被炸死,

有許多美国强盗連个尸首也

找不着。

第四次爆炸是在南越平定

省,

把一座美軍大楼轰的一声炸

上云霄;

这一所美軍大楼彻底被摧

毀,

四层楼整个变成了大坟包;

这种坟墓世界之上很稀少,

一个坑埋葬了美国豺狼七十

多条;

連死帶埋時間只几秒,

这样的埋葬速度可以說是技

术高超;

这些强盗临死之前一声也沒

叫,

糊里糊塗去見上帝他姥姥。

第五次爆炸, 炸了一艘美国

登陸艇,

把个船底炸得像漏勺。
第六次爆炸成績更是大，
炸毀了美帝在南越的老窩
巢；
就在三月三十号的上午十点
半，
在西貢美国“大使館”里鬧吵
吵，
几百名美国軍官正在开大
会，
會場上你喊他叫乱七八糟，
忽听窗外一陣枪声响，
这群强盜惊慌失措往外逃，
稀里呼嚕都往楼下跑，
連滾帶爬不住地嚎，
猛听得轰隆一声霹雷响，
直震得地动山也搖，
这声音有如山崩与海嘯，
大使館五层高楼断了腰，
稀里嘩啦往下倒，
美国星条旗子被火燒；
这一回可炸坏了这些美国强
盜，
四肢炸飞也找不着后腦勺，
也有的挺大的肚子放了炮，
炸起来的死尸在半空飄，
什么將軍顧問全都挨了炸，

副大使炸了一臉大黑麻子別
提多难瞧，
“大使館”里一片狼哭怪叫，
这些强盜好像螞蟻被热鍋炮
(bāo, 音“包”)；
当天用大卡車裝滿死尸和伤
号，
一辆一辆紧挨着，
卡車走在西貢大街上，
南越人民一陣欢呼笑声高。
游击队神出鬼沒到处消灭美
国强盜，
六次爆炸是越炸越巧、越炸
越妙、越炸越高。
直炸得美国强盜像惊弓之
鳥，
上天无路、入地无門、无处
躲来无处逃。
六次爆炸世界傳捷报，
全世界人民庆祝胜利热情
高，
手指美帝把战争惡魔来警
告：
侵略者赶快滾回你的老窩
巢！
在南越到处是烈火，到处有
炸彈，

高山上有大炮，平地有刺刀。
打强盗杀豺狼把血海深仇
报，
越南人民战斗怒火冲九霄。
美帝你一天不撤出越南去，
第七次、第八次、九次、十
次大型爆炸把你等着！
爆炸的时间是绝密，
说不定就在今天和明朝。
战场上越南人民打得更好，

胜仗也不知打了有多少。
不怕美帝国主义赖在南越耍
死狗，
那不过是在火山口上舞枪
刀，
一旦越南人民斗争的火山总
爆发，
炸恶魔、烧强盗，把它炸烂
烧焦，叫他一个也跑不了！

越南南方一少年（快板）

余 萱

中国、越南紧相连，
都是一片好河山。
可恨那美帝伸魔爪，
把一个越南分两半。
南越有个美萩(qū, 音“秋”)省，
美萩省有河又有山。
有一条河上翻波浪，
波涛上漂着一条船，
小船上面不见人，
不知道船的主人去哪边，
突然那河上水花溅，
有一个小脑袋往上钻，

只见他怀抱着一条大鲤鱼，
鱼尾巴扑扑楞楞直动弹。
这个少年叫吴敏，
年龄不过十二、三，
从小锻炼得水性好，
能在水里泡八天，
他要是一个猛子扎下去，
你五里开外来见面，
他常和鲤鱼来赛跑，
他比鲤鱼跑得快，
你说他的水性好不好？
他有个外号叫“浪里钻”。

小吳敏自幼家貧苦，
在越南南方受熬煎，
母親受苦早去世，
跟隨着父親度飢寒。
美帝國主義侵略南越，
屠殺人民有萬千，
吳敏的父親本是莊稼漢，
一年到頭種莊田，
只因為反抗美國侵略者，
被美軍殘殺挖了心肝；
小吳敏從此就沒了父母，
每日里在這條河上駕小船，
別看他的年齡小，
心中的仇恨如火燃，
決心為父親把仇報，
單等時機到跟前。
他今天鍋里無有米，
下河來捉幾條活魚當晚餐。
他這邊游、那邊鑽，
把魚兒追得到處竄，
他捉魚捉得正帶勁，
忽聽得河邊鬧聲喧：
“哈羅！哈羅！”不住喊，
還聽見稀哩嘩啦地拉槍栓；
小吳敏游出水面仔細看，
見兩個美軍在河邊，
這兩個傢伙穿着軍服，

頭頂着銅盔像個瓦罐，
一個胖來一個瘦，
胖的像肥豬，瘦的活像個電
綫杆！

那胖子外號叫“老叫驢”，
那瘦子外號叫“耗子眼”，
這兩個壞蛋罪惡多，
殘殺越南人民專把壞事干，
今天又下鄉來騷擾，
東搶西奪胡亂竄，
搶的東西真不少，
有大米、有白面，
女人的長袍就往身上纏，
腰里掛着老母雞，
扑扑楞楞直叫喚，
兩個人喝得熏熏醉，
就好像兩只螞蚱被綫拴。
小吳敏一聽岸上叫，
把船就划到了河岸边，
倆壞蛋不等船靠穩，
跌跌撞撞地登上船：
“哈羅！小鬼子，要聽話，
好好給我們來駕船，
我們帶的是勝利品，
送我們回去有賞錢。”
說起話滿嘴的酒臭氣，
暈頭轉向瘋癲癲。

小吳敏眼珠儿轉几轉，
心中就有了小算盤，
他抓起船槳轉了舵，
順水推舟开了船。
两个坏蛋好自在，
哼哼唧唧地好喜欢，
这个嘍哩呱啦地唱洋歌，
那个就掏出裸体照片仔細看。

小吳敏滿腔怒火起，
恨不得揍他們几竹竿；
又一想办大事还得沉住气，
把仇恨又压在心里边。
他抓住船槳使勁搖，
轉眼来在老龙潭，
四处芦葦遮天地，
深水西边是高高的山，
山風呼呼那浪卷起，
打得小船左右顛。
小吳敏一看机会到，
渾身力量百倍添，
抓住了船槳用力搖，
晃得小船上下翻，
东搖西摆像跳舞，
这两个家伙好像狗熊坐压板、上下左右直忽閃，
两眼不住地冒金花，

只觉得头晕眼又眩，
脑袋好像有千斤重，
五脏都想往外翻，
一个巨浪卷过来，
河水灌了半个船，
嘿！这两个家伙变成了落湯鸡，

哆哆嗦嗦地不敢动弹，
嘴里头虽然瞎叫喊，
实际上早吓成了烂泥瘫。
俩坏蛋枪口对准小吳敏：
“你要好好地来撑船！”
小吳敏两眼閃怒火，
心中滾滾翻波瀾，
想起了父亲被杀死，
想起了南方的乡亲们受熬煎，

他的主意早拿定：
不除掉这俩坏蛋心不甘！
一閃身撲通跳下水，
扎了个猛子把身翻，
美軍用枪剛瞄准，
小吳敏一晃钻在水里边，
俩坏蛋当时急了眼，
唧哩呱啦地直叫喚，
小吳敏趁势一使勁，
把小船拱了个底朝天，

小吳敏在水中显身手，
抓住“老叫驴”就往水里按，
这家伙咕嚕咕嚕灌足了水，
肚子脹得滴溜圓，

“耗子眼儿”扒扒晃晃想逃命，

(白)小吳敏纵身游过去，抓
住了他的肩膀，“你給
我下去吧！”这次耗子
眼儿可真听了話啦！
乖乖地他就沉下去

啦，咕嚕嚕嚕……

一股水泡往上翻，
他喝着喝着喝足了，
伸腿瞪眼儿面朝天。
小吳敏这一仗打得好！
用巧計除掉了两个坏蛋。
捞出来枪支和彈药，
急急忙忙地奔上山，
小吳敏到游击队上把枪献，
真正是机智、勇敢，越南南
方的一个好少年。

端 老 窩 (天津快板)

張劍平 朱學穎

美国强盜，凶狠又毒辣，
妄想在全世界称王又称霸。
他們在南越，搶掠又燒杀，
血債要用血还，絕不輕饒它！
南越游击队，英勇实可夸，
出奇制胜狠狠把美帝打，
有一件好消息我告訴大家。
单說这一天，就在晚半晌儿，
烏云滾滾四下黑压压。
在西貢市內，街上淨警察，
美国宪兵往返巡查。

有一条大街，四外沒声响儿，
光听見西北風噙儿啊噙儿地
刮。

路北一座楼，盖得高又大，
美国洋灰美国鋼筋架；
圍牆上有崗楼，又把机枪架，
上边儿的铁絲网密密麻麻；
还有探照灯，来回胡乱打，
忽明忽暗，喇！喇！喇！
楼房的玻璃窗，全把窗帘拉，
严严实实不透一点儿亮儿；

門口有門崗，手里把槍拿，
橫眉立目咧嘴又呲牙；

門崗都是倆，它一邊兒站着
仨，

進了門要口令，出門要檢查；
錯說了一個字馬上就扣押。

同志你要問，到底這是哪兒？
不是旅館，不是住家，美國

顧問團總部就在這兒扎。

這裏的軍官，足夠十幾打，

有倆將軍在那兒是大拿^①。

一個叫羅利，一個叫哥達，

他們倆要加一塊兒是癰癰疙瘩。

羅利細高挑兒，像根干臘腸
兒，

細胳膊細腿兒小腦袋瓜兒；

一雙母狗眼兒，枣核那麼大，

兩道禿眉好像破牙刷。

說完羅利，咱再說哥達，

哥達的模樣兒像個肉墩子；

腦袋賽皮球，上邊沒頭髮，

燈泡沒它亮，玻璃沒它滑，

草包的肚子還是溜肩膀兒。

這時候鐘声响，剛把九點打，

羅利開言叫聲哥達：

(白)“哥達，

今天這個會，意義很重大，

全體人員都來參加。

咱們在南越，情況糟到家，

連吃敗仗實在沒辦法。

總統着了急，瞪眼干抓瞎，

剛才打來長途電話，

叫咱給大伙多多把氣打。”

忽听有人喊，說：“全都到齊
啦！”

宣布開會大伙都坐下。

有的低著頭，有的嘬牙花，

有的裝睡覺就在桌上趴；

有的吹口哨，有的把像片拿，

哥達把桌子拍，啪啪啪啪：

“諸位先生把調門壓一壓！

請羅利將軍，跟大家來訓
話。”

他帶頭歡迎不住直拍呱^②。

羅利站起來，大模大樣兒，

摸了摸頭髮又把領帶拉：

“我让大家來，研究計劃，

對南越的局勢也談談看法。”

羅利剛說完，有人接了碴，

①大拿——天津土語，即主事人。②拍呱——天津土語，即鼓掌。

开言叫声：“將軍閣下！
咱們在南越，牺牲实在大，
陷在泥坑不能把脚拔。
南越解放軍，实在太可怕，
打得咱們稀哩嘩啦！
提起游击队，我头皮就发
炸，
就像是一把鋼刀往咱的心脏
插。
咱們的飞机場，經常出岔，
不是着火，就是爆炸。
捣毁‘战略村’，处处把陷阱
挖，
咱一不留神就算玩完啦！”
忽听有一人，先咳嗽一下：
(白)“啊咳！”
是一个上校站起把話插：
“咱們在南越，情况太不佳，
沒依沒靠沒撓又沒抓。
这些老百姓，游行声势大，
罢工、罢課带罢市，把兵营
使館砸，
朝咱的吉普車淨摔烂菜瓜。
这个倒霉政府，簡直不像
話，
你上台、我上台、上台下台
来回把鋸拉，

咱让誰上台也是白搭；
这群廢物蛋，是一堆豆腐渣，
什么事也办不了光想要錢
花。
扔了这儿怪心疼，攥着把手
扎，
真叫咱捆着发木吊着发麻。”
罗利这么一听，又急又害
怕，
心里直打鼓，臉上不帶相儿，
故作鎮靜充楞又装傻，
拍桌子吓唬猫潑口大罵：
“你們这些人，簡直熊到家！
把人家的威風长，把自己的
銳气煞，
吃了点儿小敗仗算的了什
么！
常吃面包还能不掉渣儿。
虽然挨了打，也別說泄气話，
誰要是一泄气我就把脑袋
拉！
总统下了令，現在我傳達，
白宮立刻給咱增添人馬，
派飞机、派軍舰来保咱的
駕。
導彈部队，待命出发，
海軍陆战队也要到达，

除了咱美軍还有些外部腊

①：

什么南朝鮮、馬來亞、菲律賓

賓，還有澳大利亞，

蔣介石的鬍子兵也來參加。

咱們的大總統，敢切又敢拉，

手段是真高明又狠又辣！

他點着這把火，越着越大，

先吞南越，後往北進發，

要整個控制印度支那和東南

亞，

叫那些小國都受咱管轄！

然後朝着中國往北進發，

還要全世界統統屬於咱！”

羅利說到這兒，看了看大家，

就聽見稀稀拉拉拍了几下

呱。

忽然見大伙，神情有變化，

交頭接耳地打喳喳。

羅利忙問道：“嘀咕干什么？

有話就往桌子面上拿。”

那邊有個人，小聲回答：

“噫！咱們除了挨打還是挨

打，

邊和、平也、波來古，接連

出事一搭挨一搭。

一提這些事，我心里就害怕，

現在十二點了，咱早散早回

家。

您這兒是市中心，我們那兒

是大開洼，

回去晚了道上危險大。

也不知游擊隊，他們藏在哪

兒，

抽古冷子就許來一下。”

羅利一听，一呲包牙：

“笑話笑話簡直是笑話。

你們要害怕，干脆別走啦，

住在我這兒保險不出岔。

別處出錯，那是防備差，

我這個總部是鋼筑鐵打，

門口有門崗，牆上把機槍架，

鐵絲網的電流加到一萬八，

一靠圍牆，渾身就發麻，

還有條大狼狗就在房上趴。”

大伙聞听，全都笑哈哈，

“嘯開！嘯開！”喊得嗓子啞。

喊聲沒落地，就听咔嚓嚓，

緊接着轰隆隆震得天要塌！

這群狗軍官，當時麻了爪兒，

① 外部腊——天津土語，意思是外來的或幫忙的。

情头轉向臉上变了相儿，
嗷嗷乱叫咕哩抓啦，
唧唧唧唧唧，嗒嗒嗒嗒嗒，
唧唧唧、嗒嗒嗒、上牙磕下
牙，
噤哩咕嚕，連滾帶爬，
吓的罗利叫了一声媽，
哥达他翻白眼儿說不出来
話，
他俩跪在地，忙把十字划：
“上帝呀，上帝呀，我亲爱的
上帝呀！
保佑你有罪的儿子千万別挨
炸。”
話还没說完，地陷天也塌，
轰隆隆嘩啦啦整个的大樓四
面开花。
这群小子，沒哼也沒哈，
全部报銷都回了老家。
同志你要問，怎么会爆炸？

皆因为南越游击队神通广
大，
把无数的地雷早就埋下，
把美国强盗狠狠来惩罚，
顾问团总部来个連根拔。
南越游击队，英勇把敌杀，
燒仓库、扒铁道又把机场
炸；
神出鬼沒，千变万化，
敌人它根本沒法来招架。
抓住落水狗，狠狠把它打，
南越人民英名傳天下。
美帝紙老虎，舞爪又張牙，
全世界人民全都反对它。
打垮侵略者，紧把絞索拉，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革命風暴，席卷亚非拉，
东風永远把西風压，
东風永远把西風压！

聞風喪胆 (快板歌)

李潤杰

越南南方捷报多，
越听心里越快活！

南越解放軍人民游击队，
打美帝頑强机智又灵活，

山上大摆地雷陣，
丛林設下地网与天罗，
乡下搗毀“战略村”，
城市里专給敌人端老窩。
美国兵全都吓破了胆，
他們开展竞赛比哆嗦，
看誰一听说游击队，
立刻身上就哆嗦，
看誰能哆嗦得成一个，
看誰哆嗦得出花活，
看誰懵头轉向最迷糊，
这个錦标就被誰夺。
美国兵全体参加甬挑选，
这项功夫都及格啦！
哎，从美国新来了一批海軍
陆战队，
剛来到不想参加比哆嗦。
哪知道南越这地方不許可，
美国兵只要一到就得哆嗦。
他們驻扎在一个小山上，
加强防守紧巡邏，
铁絲网一道一道全封鎖，
收听所时时刻刻有联络，
四个人一班放崗哨，
周圍都有隱蔽所，
天一黑不許大声喊，
不許有响儿大咳嗽，

听见一点儿动静就搜索，
戒备規定得真严格。
这一天晚上九点多，
天空阴沉的像黑鍋，
东坡隱蔽所里的美国兵，
突然爭吵犯了口舌。
是一个大个儿仨小个儿，
大个儿是班长这堆人里他負
責。

这小子名叫比得斯，
(白)就是必得死呀！
模样好像个长脖鹿，細长身
子細长脖，还是个小脑壳。
他一只手扶着报話筒，
一只手握着机枪托，
帶着耳机側着膀儿，
两只眼四下乱寻摸；
为了时刻不眨眼，
眼皮上用两根小棍支楞着，
这小子精神都用过火啦，
他这模样多难看我就不用說
啦。

那仨小个儿凑到一块儿，
背着他嘀嘀咕咕地把話說：
“上帝呀！咱們那条登陆舰，
开起来快得像火車。
剛到这儿就給炸烂啦，